

国际安徒生奖提名作家匠心写就

# 我不想搬家

秦文君 著

QIN WENJUN  
秦文君  
温情小说



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秦文君温情小说



# 我不想搬家

秦文君  著

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不想搬家 / 秦文君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 
2017.1

(秦文君温情小说)

ISBN 978-7-5552-4064-8

I. ①我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  
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8680号

- 书 名 秦文君温情小说·我不想搬家  
著 者 秦文君  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 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  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  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  
策划编辑 谢 蔚  
责任编辑 刘怀莲 崔 晨  
绘 画 彭大立  
封面设计 稻 田  
照 排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
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
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32开(890mm×1240mm)  
印 张 5  
字 数 100千  
印 数 1-8000  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064-8  
定 价 22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儿童文学

# 我不想搬家



## 目录



1. 夏末的故事 / 1
2. 初秋的故事 / 37
3. 初冬的故事 / 103
4. 春天来了 / 121






## 夏末的 故事



老街的大人们都说乐子可怜，可乐子心里另有一套。孤儿怎么了？没有亲人就意味着得由自己叮嘱自己好好过日子。何况，乐子很少让自己饿肚皮，还能把小狗汪汪喂得皮毛发亮。再说，他会给自己补裤子，他的双眼在黑夜里也能明辨方向。另外，他还收留了远房的舅公，那是个爱喝酒的老头儿，他一喝酒就会迷路，有时还会忘掉自己是谁。

乐子沿着蜿蜒向前的老街飞跑，午后强烈的阳光罩下来，头皮都烫得麻酥酥的，难怪脚下的地面像陷下去



似的软软的。

这条老街可以说是世上独一无二的，窄窄的街像一条水蛇，两边鳞次栉比地造了许多低矮的房子，有店面也有住家，门和窗小小的，都大敞着，屋檐低低地伸出来，有些像垂着头的受气包。而这条街的一头却很神气活现，街口是一幢幢摩天大楼，森林似的密集。住在那里的人很奇怪——都是有钱人的装束，看上去像是见过不少世面，可却不爱享受舒舒服服的风，都爱门户紧闭地躲在空调下；而且他们进进出出时从不大声谈笑，好像胸中装着许多心事，有几个看样子都愁得秃了顶。

乐子跑出后街。老街的另一头是公路，公路旁横亘着一条河浜，河道不宽，但河水又清又深，河面上时常会突然冒出一连串蜂窝状的小泡泡。大人们说河浜里一定有怪物。可这吓不倒乐子，他倒想有一天能跟怪物碰个面，数数它长着几个头、几只角，成为第一个结识怪物的人。

乐子发现女孩陶玲在河浜边的树荫下等他，另一个男孩金斗站在不远处摆弄一个旧钢圈儿，把它骨碌碌地朝陶玲滚去。

女孩陶玲坐在河边，背靠大树，正用凤仙花染红指

甲,她的身边有两只长毛绒兔子。金斗的钢圈儿滚过来了,撞到陶玲身上,惊得兔子耸起耳朵。

陶玲瞪着金斗。乐子发现,这个小姑娘生气时,脸腮就变成粉红色的,像个小变色人。她的小衣服、小裙子随风飘动,它们可爱又干净,像仙女的衣服。

这时,乐子的汪汪蹿上来对着金斗吠叫。陶玲笑了,回头找寻乐子,说:“乐子!乐子!汪汪帮我的忙呢!”

乐子叫道:“是我命令它去惩罚金斗的!”

声音来自半空。陶玲仰脸看乐子,不由得用手掌捂住了眼睛。她的指甲刚染到一半,五只白,五只红,像一双玩具手。

高高的树顶上,乐子攀着细细的树杈垂吊着,而且还是单臂。树杈微微颤悠,而他还要摆弄身子,做各种惊险动作。

汪汪坐着,抬头欣赏着主人。陶玲和金斗都为乐子捏了一把汗。

乐子就喜欢看陶玲害怕的样子,每当这时,他便恨不得变成超人,露出数种绝活儿。可是,就在这当儿,他感觉眼前发生了什么稀奇的事。



远处的公路上，一长串载重汽车缓缓而来，它们车斗上盖着油布，车轮下扬起巨大的尘埃。

乐子马上想：“我为何不去看看呢？”

乐子从天而降，而且是以“大”字形跳下，溅起的河水把两个同伴都淋成了水鸭子。

河边的公路上，那一长串载重汽车越来越近。乐子看见其中一辆汽车上盖的油布掀开了一角，露出满满的全是建筑材料。

突然，第一辆卡车刹车，后面的也全刹住了。

第一辆卡车门开了。趴在河岸上的乐子先看见一双大大的高靴子落了地，顺着靴子往上看，那是个高大英俊的男子，有胡子，眼睛炯炯有神。

大个子男子嚷嚷道：“没错，就是这里，材料就卸在这儿！”

乐子爬上岸，看着那个大个子男子拉出尺，甩开大步丈量着脚下的地。

司机说：“工地长，我来帮你！”

乐子的目光追随着大靴子，心想：“这人的脚真大！工地长？那算个多大的官？”





工地长对司机说：“这几车就卸在这儿。”

司机倒车。工地长从衣袋里取出笔记本记着。

滚钢圈儿的金斗慌忙逃开，钢圈儿倒在地上。

工地长捡起钢圈儿，说：“小同学，去别处玩好不好？这儿要堆放水泥管。来，跟着它跑。”他把钢圈儿朝一边一滚。

金斗追钢圈儿而去。

钢圈儿滚了几遭，又滚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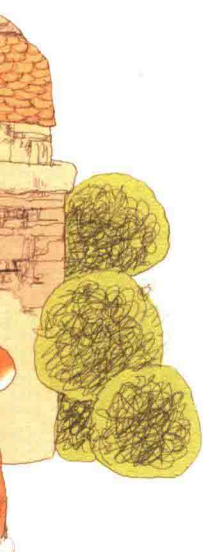
是乐子，他大摇大摆地推着钢圈儿，带着狗，在空地上玩耍，存心让司机无法倒车。

工地长说：“小同学，别淘气好不好？”

“谁是小同学？明天开学后，我就念五年级了！”乐子点着陶玲，还有金斗，“她，还有他，都是证人。”

工地长笑得露出牙齿，说：“那好，我收回‘小’字。大同学们，我们承建天文馆，要在这里堆放大量建筑材料，请你们到别处去玩钢圈儿。”





陶玲说：“我听妈妈说过，要在这儿造天文馆，很大很高的楼呐！”

金斗说：“嗯，真的？”

工地长说：“对。过不了多久，对面的老街就会有一座现代化的天文馆……”

乐子焦急地摇摇头：“那可不行，那里有我的家，有我爸爸亲手造的房子！”

“别担心，到时候会让你们搬进新家。”工地长拍拍乐子的肩。

“不行。我可不想搬家，我就喜欢住在这儿。”乐子正色说。

司机在一边不耐烦了，说：“小家伙，快让开！别那么顽固。到时候推土机一开，你挡得住吗？”

乐子火冒三丈，从地上捡起块石头：“你们敢！”

狗闻风而动，低吠着。这条叫汪汪的狗，对乐子忠心耿耿，有点儿像尽职的狗保镖。

工地长说：“放下石头！论打架，



大同学你可不是对手。”说罢，他弯下腰，呵斥狗：“快走！”

乐子恼怒地举起石头，对准工地长。

陶玲拉住乐子，说：“乐子，我们走，别惹事。”

金斗说：“嗯，走！乐子，开路走！”

工地长眨眨眼，说：“别劝了，他绝不会走的，非要在这儿站得生出根！”

乐子朝他翻翻眼，把石头往地上一掷，对陶玲说：“走就走！”他走的时候故意挺胸凹肚，双手摇摆，反正，走得就像凯旋的将军。

司机说道：“工地长，你这激将法真灵！”

工地长对着乐子他们的背影说：“乐子大同学，谢谢协助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”

乐子才不想跟那个人“后会有期”呢，但他没顾上撒野说赌气话，因为鞋带松了。乐子系着鞋带，看看陶玲，她正微笑着站在他边上。她有点儿像小巫女——有好几次，只要她一笑，乐子的鞋带就松开了。



陶玲住在这条老街中唯一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，她妈妈是个眼睛大大、鼻子微塌的美人，陶玲长得酷似她妈妈，所以住在这条老街上的人都相信她早晚也会长成大美人。

路过陶玲家门口，陶玲跑进天井，偏着头问乐子：“去不去我家看书？”

乐子拍拍汪汪，然后摇摇手，说：“算了，汪汪劝我马上回家。”

“你懂狗语吗？我不信。”金斗说，“只有动物学家才能听懂兽语。陶玲，我跟你去，你家阴凉。”

陶玲说着“好啊”，一边却依依不舍地走出天井，目送乐子。她心里一定很失望，但她是个温和的女孩，从不骂人，也从不说不令人扫兴的话，总是对人彬彬有礼，连对金斗这个胆小的男孩都那么和蔼可亲。乐子觉得她很像她家那些童话书里写的小仙女。

乐子推开门，带着汪汪走进自家的院子。院子不大，地上铺着煤渣砖，院子里安着水斗，还有一口老井。

这房子俗称“本地房子”，两上两下，瓦顶，砖墙，圆木桁梁，层高不过两米左右，木头的窗子

小小的，弥漫着节俭过日子的气息。那一切，乐子是多么熟悉啊！

“舅公！舅公！”乐子叫道。

家里静静的，舅公又走掉了。放在桌上没撤走的午饭发出难闻的馊味儿。

乐子心里沉了一沉：舅公总是这样，他待在家里就坐立不安，常常会突然一跃而起，像要寻找什么似的跑出家门，可是，他又能找到什么呢？就像乐子，不论到哪里，都是孤儿。舅公不该走，他到哪里都是又老又穷，还带着个“酒鬼”的绰号。

乐子打了一盆水给汪汪洗澡，他可不喜欢用平常的办法，而是给汪汪冲凉——把水倒进一只锈得漏底的桶里，漏出的水柱正巧像从莲蓬头里流出似的，非常柔和、细疏。汪汪在水流下非常快乐，还用爪子自理毛发呢。

在这座房子里，乐子是真正的主人。他从木房梁上悬下来两根粗铁丝，绑上了椅子，做成空中摇椅；另外，他还把两排破旧大橱里所有的隔板都打通，做成暗道；至于墙角的那个窟窿，乐子不会设法去堵住它，相反，他把它当成瞭望孔——想看星星的话，不必开窗，只要把





自制的望远镜从这个窟窿伸出去，就能看见夜空了。还有，在这座房子里，一块木板是汪汪的狗床，两端绑在窗台上的粗绳是用来“走钢丝”的，当然，抓住木头的房梁还能玩上一阵“空中飞人”呢。

乐子爱这儿的一切。像香香阿姨那样的大人会把这儿当成贫民窟，可在乐子看来，这儿是乐园。更何况，这是爸爸在世时造的房子，每一面墙上都有爸爸的手印子呢。乐子忽而想起大个子刚才说的话，心里不由得有点儿乱，连忙写了“乐子的家”这四个字贴在大门上。

这下好了，这儿就明白无误地成为乐子的家，任何人都不能来拆掉它了。

太阳西斜，夕阳艳丽，夏天傍晚的天空是那么璀璨，



世上没有什么能比它更美了。

勤劳的乐子做好晚饭，开始吊井水冲院子。院子地上的煤渣砖湿漉漉的。乐子发现有几块砖缝儿里竟冒出几株绿草。忽然，有人在外面大声问：“乐子在家吗？”

乐子打开门，见来者竟是那个大个子工地长，不由得冷眼打量了他几下，说：“我可没请过你来做客呀！”

“我们是老相识了。”大个子跨进院子，说，“我没说错吧乐子，我们果然后会有期。”

乐子气哼哼地说：“你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吗？”

“当然不！”大个子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，“乐子，天太热了，连卡车都中暑了。我们在修车，缺一个小扳手，你能借给我用一用吗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向别人借呢？”乐子问。

“就因为我们是老相识啊！”大个子说，“来，我帮你吊井水。”

乐子用手势制止了大个子，吊起水，把桶拎进屋子，又把房门轻轻虚掩，把半桶水架在门和门框上。

一会儿，乐子把小扳手伸出窗子挥了挥，说：





“给！”

大个子大喜，边伸手边说：“就是它！哈，毕竟是老相识……”

乐子又把手缩回去，说：“老相识，你还是自个儿进来拿吧！”

大个子一推房门，刚想跨进去，水桶扣下来，霎时，那头上身上全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。他很狼狈地站在那儿，裤腿都在滴水，不得不脱下靴子倒出水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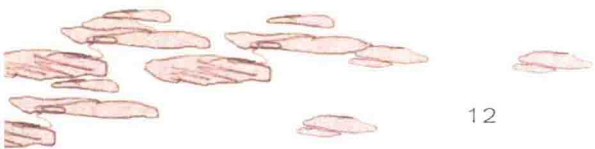
“味道怎么样？”乐子说，“老相识！”

大个子说：“还、还……不坏，真是透心凉，痛快！快，给我扳手！”

乐子哧哧笑，准备随时逃跑。大个子冷不防夺走了扳手。

那个做工地长的大个子从衣袋里取出笔记本，又从口袋儿里倒出半袋水，他说：“小鬼，你闯大祸了，这本子上记着造天文馆的大事！快找条干毛巾给我。”

乐子看看那湿透的笔记本，眼珠狡黠地一转：“给我，我帮你擦。”他随手拿起一块干毛巾，假装要擦那笔记本。





大个子环视房内，瞥见房中有一道房木梁上雕着一条龙，便问：“这条龙有来历吗？是什么意思？”

乐子说：“你眼睛倒尖！”说着脸上便露出些忧伤的神情。

老街上传来司机的叫声：“工地长！你在哪儿？”

大个子看看乐子手中的干毛巾，犹豫了一下，把笔记本交给乐子：“小鬼，仔细些擦！我先把扳手送回去。”

大个子走后，乐子翻了翻本子，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各种数据，便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一定很重要，啊，它归我管了。也许我不还给他这个，他就没法推倒我家的房子……”

相隔了大约半个小时，乐子听见大个子回来了，站在院子里大叫：“乐子，乐子！老相识！我来取笔记本。喂，屋里有人吗？”

乐子站在墙角的窟窿前，用自制的纸望远镜察看大个子的一举一动，并且暗自发笑。

忽然，大个子兴奋地敲着房门说：“乐子，快出来，我看见门在动了，快点儿！”

